

前 言

对人生意义的探索，是人类自古以来，世世代代都曾经存在着的一个问题。而且这其中又以青年人为最大量的探索者。因为青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他们在刚刚踏上人生之路的时候，往往对于生活抱着无限美好的向往，憧憬着未来。青年是最富有创造力，充满着青春的活力的有生力量，如果他们在一进入生活的时候，就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向和正确的生活态度，那末他们将会在成长的道路上更快地前进，也将会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那该有多好啊。可是，在现实的生活中，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发展和联系着。青年人的优点往往又伴随着缺乏经验，从而认识问题容易主观片面，甚至还有盲目自大等等毛病。因此，他们在走向人生的时候，一方面吸收参考了前人的各式各样的经验，同时，又会在这些经验中徬徨徘徊，有的甚至走上歧途。

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学说创立以来，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生观就是世界观，就是人们对于世界如何认识，而又根据这种认识所产生的对生活道路的选择，以及思想、情操、道德品质等一系列的精神气质。从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来看，以发展得比较完

没有另立“目录”的必要了。

初 谈	怎样谈法
再 谈	自由
三 谈	实践
四 谈	真理的标准
五 谈	劳动
六 谈	革命
七 谈	党
八 谈	生活
九 谈	学习
十 谈	工作
十一谈	意志
十二谈	感情
十三谈	道德
√十四谈	生死
十五谈	自觉能动性
~ 末 谈	人生观

击、分裂、凝聚的现象中，在其他的物理反应和化学反应的现象中，都是存在的。但是这种感应，和感觉是根本不同的，它只是由于其他物体的作用而发生的物理状态或化学状态的改变，并无生命现象。无机界长期发展的结果，产生了生命，于是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产生了生物的反应形式，即刺激感应性。刺激感应性已经不是单纯的物理反应、化学反应，它使机体能够适应变化了的外界条件，使生物机体能保持新陈代谢的正常进行。这种刺激感应性已经包含了感觉的萌芽。但是，刺激感应性还不是真正的感觉；真正的感觉，只是随着神经细胞的发达，尤其是神经系统的发达，而逐渐发展起来的。高等动物完全凭本能行动，只因其脑子已比较发达，会进行条件反射，所以在其行动中表现出来了某些低微的意识；但这只和人的意识有些类似，仍有重大的质的区别，所以还不是真正的意识。类人猿的出现，使出现人的条件开始成熟；但类人猿终究还不是人。类人猿因为生存条件的影响，它们的前肢已和后肢分了工，即由其前肢担任了某些类似人手的工作。但是，类人猿的前肢和人的手还有本质上的区别。类人猿只会使用天然现成的工具，如利用天然的木棒或石块等获取食物，进行防御或攻击，而不会制造工具。类人猿的发声器官已较发达，能够发出简单的声音来表示“有敌人”、“有食物”等等最简单的“情意”，但还不是语言；既然没有语言，也就没有思想；因为思想是由语言作为资料也就是用词儿和概念反映客观世界而形成的。类人猿进化而成为类猿人，可能已会用手多少改变天然木棒或石块的形状，制造成为极原始、极粗糙的工具；可能已有了好些

表示动作、表示事物的单个词儿，然而还没有用词、用句而构成的比较完整的语言，因而也还没有完整意义的思想和意识，其制造工具多半仍是凭本能的。只有类猿人继续进化而成为真正的人，这才开始了真正的社会性生产，这才使人类真正成为社会性的，这才促进了人们逐渐用比较完整的语言来交换意见，也就是逐渐有了完整意义的思想，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也越来越是有意识的了。思想，就是人们将反映客观世界的词儿和概念，先印在或储在脑子里，当做资料，然后进行回忆、联想、判断、思考等等而出现的。

总而言之，当人类出现以前，物质世界在运动中，只有物理、化学以至生理等等的过程，而没有思想过程；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就有思想起作用，显然是荒谬的。有人提出“生从何来、死往何去”这样一类的问题来谈人生，好象生前死后人都都是存在的，也都是在思想的，也都是有自由不自由的问题的。这只能使人脱离现实生活，对现社会抱消极态度，是没有丝毫意义的。只有人类出现以后，这才出现了思想过程，出现了自由不自由的问题。思想的发展，是和生产的发展、生活的发展、语言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人类是自然的产儿，而且永远是在自然的摇篮和乐园里生长壮大的，因而人类的自由永远受自然的制约。但是人类既然能说会想，那么只要使思想能够比较正确，懂得客观世界是怎样的，并且反过来对客观世界进行改造，把对人类有害的改造成为无害的，以至成为有益的，这就是自由了。所以自由是在不自由中发展起来的。

我们如拿一代人或者一个人来说，也像整个人类一样，是从无到有的。整个人类始终受自然的制约，是极为明显的；

而一代人或一个人，又始终受社会的制约，也是极为明显的。一代人或一个人的出生，本来只是一个自然的、生理的过程；但是就是这个过程，也已在受社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了。因为社会不同，生活状况也会不同，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也会不同，以至繁殖率和死亡率也会不同。人类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在兴旺，这是必然的；但是这个人出生了，并且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那个人出生了，并且出生在那样的家庭，却是偶然的。“必然”本来是由“偶然”形成或组成的；这个人或那个人既然出生了，那就由偶然归入必然，除了受生理规律的制约以外，还得受社会规律的制约。有人浩叹自己不该早生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的还深痛自己竟有剥削分子的父母和剥削阶级的家庭；以及诸如此类。这种怨天尤人的想法，正是在绝不产生自由或不自由问题的地方，而妄想摆脱不自由，当然绝不会使人得到丝毫的自由。所以这种想法，是徒劳无益的，极不健康的。个人从偶然的出生以后，至能说会想为止，是全凭本能在生活的，毫无自由可言。然而语言，本来是因为人们在发生生产关系而产生的，所以从语言而表达出来的思想，不但既有社会性，而且在阶级社会里又有阶级性，也就是说，是完全受现存社会和阶级的制约的。人出生了，自从不能说、不会想而至能说会想，总是要依靠别人的教养，在一般的情况下，首先又总是依靠父母或家庭中其他成员的教养的。教人的人，在教人的过程中，不仅使被教的人学会语言，也同时在灌输思想，而且，教人的最主要目的还是在于灌输思想。人的思想，往往是“先入为主”的。人在幼年、少年所受的教育，特别是教育和养育结合在一起

的家庭教育，对受教育的人将来的思想常有极重大、极深远的影响，有时甚至当本人的生活和思想都已大变了的时候，原来家庭所从属阶级的阶级思想还会流露出来，就是这个道理。总之，思想是完全受社会的制约的；不论什么思想，不是打上这个阶级的烙印，就是打上那个阶级的烙印。一个人如此，一代人也是如此。

人的思想是受社会和阶级的制约的。如果自由是指做的结果正好和想的多少相符合的话，那么想得绝对正确是很少有的，做得绝对正确也是很少有的，所以自由总是有限度，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这是就整个的人类世界和整个的人类历史而说的。至于就我们一个人、一代人来说，那么对于现存世界的改造，广度和深度都是没有限制的，因而自由在这里也是没有限制的，问题是在使思想能够一天一天正确起来罢了。然而个人，怎样使思想能够一天一天正确起来呢？这就要拿雷锋做榜样了，也就是要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摒弃个人主义而服从集体主义，确立革命的正确世界观，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刻苦钻研专业知识，切切实实做一件一件的工作。这样，对客观世界的知识就会越来越丰富，认识就会越来越深远，思想的反映现实就会越来越正确，因而做起事来也就会越来越感觉自由了。

思想的正确，最根本的在于世界观的正确；而正确的世界观，必须是唯物的，必须是和唯心的相对立的。怎样使思想能够一天一天正确起来，从其具体的途径和方法来说，是多种多样的，决非千篇一律的。这，我们在以后的谈话中，还要谈到。这回，我们还是先来简单谈些唯物世界观和唯心世

界观的问题。

思想，是当人类已经出现以后才有的，当人类没有出现以前是没有的。这我们在前面已经谈了不少了。每个人的思想，也是后来才有的。因为人的出生，是只具备生理的手、口和脑子这些器官的，然而手还会不会做，口还会不会说，脑子还会不会想；也就是说，人的初生，是没有思想的，是没有什么灵魂一类的东西在活动的。灵魂说是迷信的，它正是唯心论的根源，所以必须破除。人的思想，是人的脑子在工作时出现的现象，并没有什么灵魂在主宰。灵魂是原始社会的人，因为不理解脑子的结构和机能，不知道人为何会做梦和突然死去，才虚拟出来的；推而广之，于是山也有神而水也有鬼了。

唯物世界观是正确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自从有了哲学以来就有了。唯物论的哲学思想，在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伟大哲学家中，早就有了。汉朝时候有位唯物论哲学家，姓王名充，也说天是自然的，物是自然的，人死了就没有思想，正如烛灭了就没有光一样。南北朝梁朝时候有位唯物论哲学家，姓范名缜，将能进行思维的肉体比做刀刃，将思维比做刀刃的锋利；认为刀刃没有了，那么其锋利的功能或性质也就没有了；也就是说，肉体没有了，精神也就没有了。可是历来统治阶级，为了愚弄人民，总是倡导宗教迷信和唯心论。所以在唯物论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有唯心论出来唱对台戏；真是“道高一丈，魔高一丈”。比如和范缜唱对台戏的，就有萧琛，他认为精神可以离开肉体而游荡，所谓形静神驰，其实还是根据灵魂说和梦的现象而来的。其

后在宋、明的理学家中，有“理在气中”和“气在理中”的对立；前者认为先有具体的物质（气），后乃有抽象的规律或思想（理），这是对的；可是后者硬要说先有抽象的规律或思想，后乃有具体的物质，这和精神可以离开肉体，乃是同一的腔调，不过说得较为细致曲折罢了。至今，在帝国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里，极端的宗教迷信还是在盛行；资产阶级的许多学者，甚至自然科学家，也还在坚持唯心论，例如因为电子的座标和速度不好同时测准，就有人说：“电子是有自由意志的。”好像唯心论借此又可续命了。

有宗教迷信或唯心世界观的人，在政治上不一定是反动的。但是有了宗教迷信或唯心世界观，就会不好好运用手和脑子；或者只为死后升“天堂”和为“来生来世”幸福修行，而对今生今世没有作为；或者对成败、胜负的责任，不求诸己而诿诸灵魂或鬼神；或者将自己的命运听凭上帝或“比物质还要先在”的精神来支配；或者祈求自我精神和全知万能的上帝或“世界精神”相通。这些，都最会使人丧失斗志和进取心，越想自由越不自由，对人生起极其消极的作用。反过来，缺乏斗志和进取心的人，也最易被宗教所诱惑。由于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尚有激烈的阶级斗争，由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政治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仍然时起时伏有时甚至很激烈，由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时也会出现某些不可避免的波折，因而遭遇些困难，于是就有人相信唯心论，以至去皈依宗教。这些人是再愚蠢不过了，是很可悲的，很不幸的。我们大家都要警惕，不要做这样愚蠢而可悲的事情。

三 谈——实践

这回，我们谈谈实践问题。

人类社会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而个人又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发展和社会的运动、变化、发展，使诸多的“偶然”而形成或组成“必然”，于是就有这个人、那个人的出世。出世的人，一般都有完整的肢体和器官，如手、脚、脑、眼、耳、鼻、舌、皮肤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手和脑子，因为手能工作，脑子能思维。人为了生活，就必须工作，去改造世界，包括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这是因为人类的生活，并非只靠自然界现成的东西，而是靠社会性生产，才逐渐美好起来和繁荣起来的；否则，人类生活光靠自然界现成的东西，那就和其他动物一样了。自然所以成为人类的乐园，在于人类出现以后，只要对自然世界不断进行改造，生活就有不断美好起来和繁荣起来的可能。这就是人必须改造自然世界的道理。

人是有社会性的；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人还有阶级性。旧社会里的统治阶级，在成为统治阶级以前，为了推翻反动统治势力，也起过一些进步的作用，但在获得统治地位以后，就或迟或早也会变成反动统治势力，利用国家权力来维

护其人剥削人的制度，因而不再起进步作用，而起着阻碍社会前进的反动作用了。可见，改造自然世界和改造人类社会是息息相关的。如果在改造自然世界的同时，不去改造人类社会，那么要想永远顺利地改造自然世界，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人必须改造人类社会的道理。改造世界，就是实践。在实践中，人总是既要动手、又要动脑筋的，也就是既在工作又在思维的。

思想是在思维过程中出现的现象，也是思维的成果或产物。人有了正确的思想，使得工作的结果能和思想符合，或者大体符合，因而感觉了自由；所以思想是很重要的。但是思想如果和既在工作又在思维的实践相比，那么思想虽是很重要的，而实践却是最根本的。首先，思想要正确，就得有丰富的知识当做资料，来进行思维；可是知识的来源，正好就是实践。人要认识世界，获得知识，凭离开现实世界的空想、幻想，显然是不行的；而必须接触现实世界。不过接触现实世界，仅是从外部、从表面进行观察，也只能认识客观事物一些浮浅的现象，而不能一层一层深入其本质。我们对于客观事物，只有当不仅是在观察它，而且又是在改造它时，这才使认识逐渐深入，而获得的知识也就比较牢固可靠了。比如我们为了认识谷类，对稻子和麦子，从外部和表面进行观察和比较，知道了这是稻子，那是麦子，无疑是获得了一些知识的；但这比用指头再去触摸一番，用鼻子再去嗅闻一番，认识的程度是要差些的；比用手再将稻子和麦子剥开来，用嘴嚼着和尝着，认识的程度就更要差些了。其实，我们将稻子和麦子剥开来，用嘴嚼一嚼、尝一尝，已经是在对稻子

和麦子进行改造了；不过改造决不止此。我们如果将稻子和麦子实行选种，以至用科学的办法来改变种子的性能，经常研究土壤、气候、水分、肥料、耕作和田间管理等等，并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使之适宜于作物的生长和繁殖，从而使作物增产，那就是一步进一步在改造世界了。只有在一步一步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我们才能一步一步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而获得了越来越丰富的可靠知识。社会现象也是这样。就拿霸权主义来说，我们决不能从其代表人物的外部形象和表面言词去认识，而必须揭发其对内压迫和对外侵略的本质和本性，揭露其政策路线中的假和平真备战的最反动的实质。而要揭发和认识霸权主义的反动本质，就必须和霸权主义进行斗争。同样的，资本主义各国的革命人民和进步人士，对反动派的认识，也只有在和反动派的不断斗争中，才越来越深刻的。同样的，要认识社会主义是怎样的社会，怎样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就得参加对旧有资产阶级和新生资产阶级的斗争，参加社会主义的建设。

当然，人类的知识，是靠全体人类的实践，并靠历史的发展而积累起来的。如果知识只能从亲自实践中获得，那么，人类社会就只能永远在最落后的状态中“原地踏步”了。所以，知识的获得，是既有直接而来的，也有间接而来的。直接而来的是通过亲自的实践；间接而来的，就是人和人之间在交际中的经验交流，就是教师的教授和学生的学习，就是通过文字而从别人（包括古人或外人）那里汲取知识。我们能够从别人那里汲取知识，就节省了许多精力，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迂回曲折的途径，从而获得和扩充知识，大为方

便，较为迅速。但是，获得间接知识，必须以直接知识当做基础，因为有了直接知识，才可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把间接的知识变成自己的知识。比如，霸权主义这个词儿，儿童也可学会；但在儿童的脑际，只是这样写的、这样说的词儿罢了，至于理解，最多只有霸权主义是坏东西这样一个极其模糊、极其笼统的概念。只有当儿童慢慢长大了，参加了政治生活，参加了阶级斗争和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对霸权主义理论的理解，才会慢慢深刻起来。总之，直接知识也好，间接知识也好，来源都是实践；而要占有间接知识，使之真正成为自己的知识，还得依靠自己在实践中所获得的经验；只有有了这种经验，才能象酵母似的，使新增的物料也发起酵来，而和旧有的融为一体。

思想是很重要的，而实践是最根本的；这不但可从思想来源于实践来说明，而且可从思想没有实践就失去了意义来说明。

思想是根据这样那样的知识而形成的，但是不管知识是间接而来的，还是直接而来的，当依靠知识充作资料，并经过思维而形成思想的时候，思想的是否正确，还不是完全可靠的；只有再去实践，证明了做的结果和想的完全符合至少大体符合，这才是可靠或比较可靠的。

人的知识，本来就有两个基本的过程：一是感性认识的过程，一是理性认识的过程。当人在和外界事物的接触中，或者是在初步的实践中，只能将外界纷纭复杂的现象，通过眼、耳、鼻、舌和身等感受器官反映到头脑中来，而获得感性认识。感性认识的长处和优点，是具体的，是实实在在的，

大处来说，当然还是有助于、有利于自然世界的改造的。

社会科学是靠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而形成的，反过来也得对革命斗争起指导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能起这样的作用，是不待烦言的。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有离开现实较远的；但是只要在某部门、某方面真正发现了社会现象的规律，那末对于说明当今社会现状和趋势，还是直接或间接有用的。比如美国学者摩尔根，研究了古代社会，说明古代的原始社会是没有阶级的。这对于资产阶级学者的所谓阶级社会是万古千秋的谬论，无疑是有力的驳斥。所以摩尔根的学说，立即被马克思、恩格斯所重视；恩格斯并且运用其有用的材料，用正确的历史观点，写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如同恩格斯先已参照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而写成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样，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宝藏之一。

总之，科学家的科学实验，是很重要的；但是自然科学也好，社会科学也好，如果直接、间接都和群众的实践脱离，就会变得狭窄贫乏，死板枯燥，以至失去任何意义。

生产斗争的实践，对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来说，是最重要的和最根本的；但是当原来曾经促进生产的社会制度已经陈腐的时候，劳动人民对于生产已经很少以至毫无积极性，亟需建立新的制度来接替旧的制度，那么革命对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就有决定性的意义了。

人类的生产，总是社会性的；这就是说，人们在生产中，总是要相互发生关系的。而从整个社会来说，虽然有的人直接在进行生产，有的人并不直接在进行生产，但是完整的生

争。改良主义者也搞政治斗争，如议会斗争等，但并不危及资产阶级国家的根本存在。改良主义派采取这种斗争形式，正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使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约束在资产阶级法律允许的框子里。革命派有时也采取合法斗争形式，但目的是为了揭露资产阶级议会制的虚伪性，或者利用议会的合法讲坛，宣传革命派的政治主张，抨击反动派的政治主张，并在可能范围内为工人阶级争取些切身利益，使工人阶级的觉悟大大提高，进而为全面、彻底的解放而斗争。工人阶级经过斗争争得的经济利益，如果没有法律保障，今天得了，明天又会失掉，这里得了，那里又会失掉，名义上得了，实际上又会失掉，总是靠不住的；要得到法律保障，就非进行政治斗争不可。所以，经济斗争总要引起政治斗争，这也就是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道理。但是法律保障，只要国家权力还是在剥削阶级的手里，而不是在劳动人民的手里，就是通过了比较进步的立法，也可再被废止，也可被反动的行政机构搁置而不实行，至于进步的立法决不会进步到违反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自可不必说了。归根到底，什么法律保障，也还是靠不住的。因此，政治斗争的发展，势必要出现政权归什么阶级掌握的问题，于是劳动人民就不得不夺取政权，这就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的道理。

阶级斗争是社会对立阶级力量的较量；尤其是在革命的决战时期，一般总是会出现武装斗争的形式，斗争是异常激烈的。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开始往往是自发的；但当群众已经行动起来以后，那么为了斗争不致失败，使队伍整齐，行动一致，自然而然会要求较有威望的人，来负起领导的责

了解群众的要求、情绪，发现群众所创造的新生事物；对党人来说，就是发扬全体党员的积极性，在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条件下，可以也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民主是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集中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这样，一方面就使群众和全体党员的意见都能申述，不致遗漏，但也不会出现绝对自由主义的现象，致使组织松弛，丧失战斗力和生命力；另一方面就使一级一级的领导，都能够研究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进行比较，进行提炼，集中起来。所以这既是最高度的集中，又是最高度的民主。这样，党的领导，就真正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人民群众有了这样的党的领导，在革命中，在建设中，自必信心十足，勇气百倍；于是革命就没有不胜利的，建设就没有不成功的了。

无产阶级政党，始终是提倡和鼓励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人民内部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但不同的意见可以求得一致，是非分明，而且借此可以总结经验教训，发现革命或建设的客观规律。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在民主集中制的条件下实行的；所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结果，必然是大家提高了认识，对斗争和工作更有办法，整个组织更生气勃勃了。

人们的认识是个无限的过程，而经验的积累也是个无限的过程；所以我们在斗争和工作中，总是不免会犯错误的。但是只要我们养成了良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习惯，那么不论错误是出于认识不够，还是出于经验不足，不论是出于粗心大意，甚至还是出于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地方主义、民

意只愿为资产阶级服务、而不愿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服务了。从事文艺工作的，也是这样。文学家和艺术家，如果只为了表达个人的灵感，满足于自我欣赏，那就没有多大意义。只有当文艺能够激发千千万万人民的斗志，对我对敌爱憎分明，对胜利和光明的前途充满信心，充满乐观精神，才是有意义的。道德的标准，本来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道德生活同样和政治有密切联系。我们的政治既然是为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和利益，那么道德的标准也就很清楚了。这就是说，只要我的行为对人民有利，便是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因此，只要我对人民有所贡献，或大或小，精神上都会得到莫大的鼓舞和安慰。哲学，是研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无产阶级的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既是人类在生产斗争中的经验总结，又是人类在阶级斗争中的经验总结。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唯一正确的，是唯一完整的。哲学家如果懂得理论结合实际，既能从群众的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去充实理论，又能阐述理论去对群众的斗争实践起些指导作用，那么对人生有什么意义，似已不言可足了。

归结起来，只有精神生活，才能充分显示“人是有思想的”这个特点。有崇高思想，能够使人不仅局促在日常的、偏狭的物质生活之中，而是既有今天，又有明天，能够对人类未来产生远大宏伟的理想。但是这种理想，又是和当前的现实相结合的。于是理想生活指导现实生活，现实生活引向理想生活。目标是明确的，而实现目标的过程又是切切实实的，过了一山又有一山，过了一水又有一水，永无止境。这

人，而绝大多数人真正在创造财富的，却落得一无所有。这种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表现在学习方面，就是把学问变成了资本，有了资本才能成名、获利；不过这只是少数人的事，而且少数人中也有剧烈的竞争。在竞争中，个人的拚命努力，自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个人的拚命努力，有的主要又不用在学问上，而用在怎样拉拢人和打击人的谋划和手腕上；就是有的主要用在学问上，又往往将在学问上各抒己见的学派，和在人事上此亲彼疏的宗派，纠缠在一起，甚至只为宗派的利益而使学派关系从属于宗派关系。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一套就行不通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学习的目标和方向，既是为了实际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为了替人民服务，因而学习的方法，也必须是结合实际的，也必须是走群众路线的。结合实际，当然不是不要学习书本知识的意思，也不是不要学习理论的意思，也不是学习了一点一滴的知识就立时、直接用在生产斗争上和用在阶级斗争上的意思；而是说，学习愈有成效，知识愈丰富，那么，观察实际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必定愈强；而是说，在学习的过程中，决不是为学习而学习，而是随时随地在关心和注意实际，因而学习的结果，或者是今天这里就能用于实际，或者是明天那里就能用于实际；而是说，只要学习的目标和方向是明确的，而学习的结果，又能对深入研究开辟了门径，能对自然现象的规律或社会现象的规律，有所阐述，有所发现，那么在大家探索真理的过程中，总是会相互参证的，或大或小都是有贡献的。走群众路线，当然不是不要个人努力的意思，而是说，学习的有无成效，个人是否努力恰巧